

留住花的纷繁祝福

——评《你好,中国花语》 □华明玥

北方的好友整个三四月都在忙于看花, 爬山、过溪、进入园林,细赏西府海棠、贴梗 海棠、垂丝海棠,各种榆叶梅、美人梅,各种 碧桃,樱花,白玉兰、紫玉兰,白丁香、紫丁 香,郁金香,把春天的形、色、意一一珍藏在 心里,甚至说出"重瓣榆叶梅是春天的气氛 组,适合做公园前台工作"这样的妙喻来。 她带着小画板,每天都去画那些盛放的花 树,一年的颜料十几天就画完了。不仅是文 艺青年如此,老百姓也是扶老携幼,倾城出 动去赏花,拍照。而在摄影技术尚未走入寻 常百姓家的往日,中国人是怎样记录这场开 到荼蘼的花事的呢? 文化学者李宏震和徐 洁佳就从鲁迅的书账中发现了奥妙:1931年 7月23日,郑振铎先生来到鲁迅先生家,赠 他一套《百花诗笺谱》。这套笺谱可用来题 诗写信,笺上一角有木版水印的摇曳花枝, 毛笔小楷的书信与题诗可写在空白处。鲁 迅先生得此笺谱,大喜,后来,他甚至以此为 基础与郑振铎先生一同出版了《北平笺谱》。

说回《百花诗笺谱》,这是光绪十八年 (1892),天津文美斋的主人焦书卿邀请天津 著名画家张兆祥绘制的,张兆祥采纳了郎世 宁等宫廷画师的经验,将中国传统的没骨写 生画法与西方的透视及光影造型融为一体, 笔墨自由奔放,花色潋滟多姿,构图俯仰生 辉,花枝有的像沐浴斜阳,有的像被月光洗 濯,有的像被露水和薄雾打湿,细部刻画尤 其令人赞叹,花枝上的毛刺,花萼上的纤毛, 叶片正反两面不同的质感,老叶之沉郁和新 叶之鲜嫩灵动,画家对花的刻画,带着中国 人含蓄又炽热的情愫,工笔与写意灵活转 化,看上去比西方《玫瑰圣经》等著作中描绘 的花,更自由舒展。张兆祥将百花画成后, 焦书卿不惜成本,以加料宣纸和传统木版水 印套色技艺结合在一起,刊行了《百花诗笺 谱》一函两册,这套笺谱幸运地被两位文化 学者在拍卖会上搜寻到,便成为《你好,中国 花语》这本书的缘起。

光阴荏苒,笺谱已稍微有些泛黄,但花 是活的,色是雅的,在花间还可以见到微风 流连。特别是饾版和拱花等特殊技法的运 用,仍让两位学者获得了第一眼的震撼。所 谓饾版技术,就是将花枝的局部雕成小木 版,再用水墨或者颜料逐色套印成画;所谓 拱花,就是雕刻者在木版上,以凸出或凹下 的线条按压出花纹。通过饾版技艺,一根花 枝上有了雄浑老辣和鲜妍灵秀的差别,色彩 过度与晕染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拱花技 艺,在笺谱上,花有轻微的凸凹感,叶片正反 两面的经络与花瓣的质感活灵活现。

两位作者买到《百花诗笺谱》后,兴起了 为花作传,找寻中国花语的念头。中国人早 就赋予了常见花卉独有的文化含义,例如紫 玉兰,又名辛夷、木笔花,祝福才子们能"妙 笔生花",紫色玉兰又象征紫气东来,为吉祥 好兆头。再比如花开满枝的紫荆花,在中国 人的花语体系中,象征着家庭和睦,兄弟同 心。而荷包牡丹,寓意"思君不见君,荷包挂 满枝",古时女子会亲手绣织荷包,一个个挂 在窗前的牡丹之上,以寄托对情郎绵绵不绝 的思念……只是,《百花诗笺谱》虽然栩栩如 生地描绘了花卉本身,却既没有诗词与之相 和,也没有传奇故事、历史典故、名人轶事与 之相配,之前,并没有人花工夫去提炼出属 于中国的独有花语。

两位学者便投入了这项开创性的工作, 他们翻阅了大量的古代文献,如明代王象晋 的《群芳谱》,清代汪灏汇编的《广群芳谱》, 清代陈淏子的《花镜》和清代李渔的《闲情偶 记》等书,汲取其中对花的诠释,又系统地遴 选了自唐宋以来,浩如烟海的有关花的诗 词,从中挑选出90种花的花语,介绍它们在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特殊意义。这些花就像 千姿百态的美人,或玉树临风的君子一样, 或热烈奔放,或清幽高洁,借助这些中国花 语,两位学者期待帮助当代中国人对东方式 的审美怀有更深的认知与憧憬,继而在每一 年的寻花旅程中,不仅是赏其形色,更明了 其中的生活情趣,从而得到无声的治愈。

《你好,中国花语》这本书,形与文俱 美。在形式上,它创造了类似音乐中协奏曲 的旋律,分春华、夏炽、秋实、冬雪四个乐章, 每一种花都占据一个对开页,其中左手页是 《百花诗笺谱》的重印,配以小楷书写的传统 诗词,是对这种花的诗意写绘;而右手页是 从此花的花语衍生出来的历史典故、诗词渊 源、吉祥寓意及风雅传说,是一篇结构严谨 又烂漫纯真的散文,而细细品尝,这篇诠释 花语的散文甚至有苏州缂丝织法"通经断 纬"之妙韵,它处处点到即止,转折处不用过 渡句,而是快速地迂回折返,仿佛用多把小 梭子按图案色彩分别挖织,使织物上花纹与 素地之间呈现一些自然的断痕,这些断痕类 似刀刻,让文字的韵律更为干净利落,又呼 应了《百花诗笺谱》从木版雕刻中来的渊源。

总之,无论是中国花语还是流传千年的 中国木版水印技艺,都不该被遗忘,鲁迅先 生曾经这样总结他最爱的木版水印技艺: "镂像于木,印于素纸,以行远而及众,盖实 始于中国。"这一以刀笔在梨木、樱桃木、黄 杨木上细细雕刻的怒放之花,集合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智慧和美,作为一枚沧海遗珠,它 被发掘出来,与汉服、柴烧茶碗、檀木簪子, 与春日的赏花传统一同复苏,应和了当下百 姓对人文生活的憧憬,恰是盛世中民众精神 滋养的象征之一。

诗人余曾善

读

A5 | 阅

一个洗衣服的村姑。作为诗人的余先生在

他的山水八条屏上这样题写画款。小舟竹

篙,溪水潺潺,仿佛看见诗人,诗人仿佛也看

见浣衣村姑。诗与画,入乎其内,故有生气;

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出入之间,方得神化。

致。栖息林泉,涵养高致。他很喜欢这四个

字,看得出,他似乎带着一些倔强的喜欢,他

的上一本画册亦如是题署。我想起魏晋竹

林七贤的超然与清静、不俗与不媚。他在一

过眼烟云何足论,澄怀观道是我心。

盏照亮他自己的小径的灯",他用极其浓重传

统色彩的水墨与平仄,在"自然"与"理想"里

提按泼染。我常常有机会在先生的身边,看

他作画,那是他与我交流的方式之一,一边

画,一边说。他胸有丘壑,胸有风云,更胸有

我心已去九天外,自在豪情任意游。

回首楚汉无觅处,大江日夜向东流。

世间荣禄本如风,天外浮云空复空。

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幻,难以名状。

及登临非复奇观,惟片石数石而已。远近所

先生笔下是诗,抑或,画?"朝行远望,青

诗文,他在错落的青峰和飞流的灵泉里高歌:

他在巫山巫峡荻花间沉思:

他又在大江东去浪涛里低吟:

诗人又是孤寂的。诗人的笔墨,正如"一

片虚云实林里静静的如是我闻:

诗人余先生,自署画册名曰:林泉高

靠近一看,银色的河滩边,一点红,却是

近前方省识,嬉笑浣衣姑。

余先生用微信语音呼我,说书到了,给 我送一本。

这是他又一本西泠印社为他出的画作 集, 遴十年力作而成。时间真不尽用, 一晃, 余先生从画院退休逾十个年头了。

我们并肩翻着这本狭窄开本、墨蓝红白 四色封面的册子,仿佛随他游历一席席山水 仙境,满山漫云,萃天地之清气,那些月露风 云,境中有"造",意里带"写",群山峻岭,或 纵或横,或泼或染,合乎自然,邻于理想,不 是此山,又恰是此山。

我知,我并无能力析清余先生笔墨功夫 的来源,作为画家的他,既往与开来,已为人 悉。于我与他,凭着近廿年之久的忘年之 谊,今日,合册顿悟,先生的笔墨神采,均聚 集一个因循:他,是一位诗人。

诗人,一定是天真的。我们同去过兴化 的李中水上森林,沐浴百亩苍翠,他望着婷 婷水杉、水天相接,奕奕焕发,与同去的年龄 相差半百的少年子墨一起雀跃腾飞,空中并 肩携手,永远镌刻了一张精彩的"爱心"照 片。那一幕的天真之象,一定也为天地山水 注入了天趣。他数游三峡,自巫山溯源而 上,绿水银滩,炊烟袅袅,暮霭重重,在这片 至纯至净的大自然里忽地映现一点"朱"色, 那是? ——他拈得真趣几句:

> 暮霭迷峰廓,巴山落日昏。 炊烟袅袅上,深树隐荒村。 碧水萦回远,银滩白映朱。

见不同,妙在含糊"。余先生之妙,妙在泼墨 后的"含糊"适足,凝成妙景;景中有诗,诗外 成景;嵯峨萧瑟,真不可言。

我翻到了一页书法,是一通札记,余先 生这样写道:绘画的右邻是书法,左邻是音 乐,而其灵魂则是诗歌。我相信了,世界上 有一种不会退休的职业:诗人。用画去写诗 的诗人,诗一定是分色的,多彩的。一个人 的才华分隐显之别,对于画家余老师来说, 他居于画作背后的诗才,鲜为人晓。其诗中 的悲悯与吁号,低吟与惆怅,在我的眼里,才 是他真正的山水。他是一位诗人,心有苍 生,胸有山河,天真与恻隐,自然与理想,辗 转而流淌,泼墨成烟云。一个天真的、孤寂 的诗人,画,不会高致?

最后,我翻回到扉页,这是我一向不好 的习惯,碗面最上层的米粒总是抷于一边, 最后才食。扉页有先生的赠签,笔力折处见 刚,高古而不可追。先生疫后显疲,依然白 发飘逸,他憨厚一笑:今天出版社才寄来两 本,你一本,我留一本。望着先生,望着书,

落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对着一扇大 窗,芭蕉婆娑,葱葱疏影,千年濠河,波光粼 粼。屋内,古琴《卧龙吟》,弦弦惆怅;窗外, 天竹里的夜鸣虫,"蛐蛐"熙熙然。

书里书外,不是此山,恰是此山;不是此

诗,恰是此诗。

我为先生记。

致温暖与爱意

经常有朋友问我,最近都读了些什么 书,或者有什么好作品可以推荐的,我总是 无言以对。实在是因为懒散,也因为书越来 越多,可读可赏的却越来越少了。去年五月 读了《劳拉与胡里奥》,九月读了《风声》后,还 真的没怎么看过。昨天晚上十一点后,竟然 顺手拿起了新到的《外国文艺》第六期,被一 组生日小说吸引住了。这组短篇作品的选编 者是大名鼎鼎的村上春树,一共十二个,《外 国文艺》译载了四个,我则读了其中的两个。

《摩尔人》。我从最后一个短篇读起,我 读书从没顺序。三十年之后的邂逅。当年, 男人21,女人50,发生过短暂的一段情。当 年的小伙子是个水暖工,现在卖水暖设备,女 人是富商的妻子,现在成了80岁的老太婆, 儿女们在酒吧里为她开生日晚会。邂逅的爱 情有,但这样的身份与年龄的悬殊绝无仅 有。有意思了。一段忘年之恋,在常人看来, 也可以说是富商的妻子勾引了少不更事的小 伙子,想想就让人吐。然而一个强悍有力的 作家面对这样的素材时,要做的就是化腐朽 为神奇,让庸俗不堪变得哀婉动人情深意 长。男人并没有认识女人,离开酒吧时,老太 婆抓住了他。问题又来了,他们将要聊什么。

> 女人问男人,当时他是不是处男。 男人说是的。实际上他撒了谎。

男人问女人,当年她还有没有过别的男人。 女人说没,毫不犹豫地,婚前与婚后都 没,"除了我丈夫,你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

男人并不相信她,但明白她为什么撒谎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男人的视角叙述 的。第一人称的叙述容易和作者混淆,这里 的效果却不一样,它使读者得以仔细地审视 "我"的角色和态度。男人承认自己撒谎,是 让老太婆开心。但他认为老太婆也在撒谎,

显然是个误判。作家其实前后花了不少笔 墨来表明那段经历对一个女人的珍贵,抑或 是她生命延续的支撑。她肥赘庞大,但她的 眼睛明亮,始终微笑,小说一开始,她就一眼 认出了已过50的那个小伙子。退一步说, 她是否撒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交换着 当年的情感,相谈甚欢,没有后悔,这也许是 中西方的不同之处,他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眷恋曾经的岁月。尤其男人,由若即若离到 倍感珍惜,回忆让他们获得新生,惶乱的老 男孩被老太婆彻底征服了,以致"虽然她的 眼睛有点红润,但她没有哭,而是在微笑。 她那双明亮的蓝色眼睛上似乎结了一层透 明的薄膜。现在,努力辨认的话,我已经依 稀看出她一丝当年的影子,仿佛时光在暗处 流转"。小说的结尾处,男人回味着女人,重 新咀嚼着他的平淡人生。

在《摩尔人》的前面,村上春树的导读写 道:毫无疑问,班克斯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 力的作家之一,我读了他所有的新作。他的 故事总是沿着一条清晰、笔直的线索前 进——这个故事对于班克斯而言,是一篇罕 见的温暖人心之作,但读完之后那种特殊的 黑暗的疼痛感,清楚地表明它仍然是班克斯 小说世界所独有的产物。

《摩尔人》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短篇小 说,七八千字的篇幅,让我经历了一段漫长 的情感旅程,彻夜难眠。短篇小说总是指向 过去的,却让作为读者的我们时刻检点现在 与未来。 堂堂听人这样说:激动,兴奋,通宵 达旦,一口气读完了某部长篇小说。如此言 不由衷的溢美之词,我不知道作者听了之后 是高兴还是沮丧。所以相比长篇,我更喜欢 短篇之慢,慢的覆盖性和辐射力,总是让我 产生新的遐想。

《洗澡》同样很标准,甚至有过之。因为 作者雷蒙·卡佛是极简主义的代表人物,海 明威之后的短篇大师。但卡佛的作品更平 白克制,更生活化,也更残酷。过生日的男 孩在街头给汽车撞翻了,住进了医院。由 此,恐惧笼罩到了男孩父亲和母亲的心头。 这个短篇的独特就在于,爱意是以恐惧和不 安的方式呈现的,所有的细节都展示着他们 的忧心,如同深藏的暗流。父亲回家洗了个 澡,也是为了解脱这种恐惧,但是澡一洗完, 就赶回了医院,他想看着昏迷中的儿子,他 还想换妻子回来洗个澡,但母亲不想回去 洗,因为她怕看不见儿子的时间里,会发生 什么。他们守望着爱,面面相觑,在病房里 构成了一幅特有的氛围,又温暖又恐惧。最 后,母亲忽然想开了,也许在她回家洗澡的 阶段,男孩苏醒了呢!

在此之前,线索始终是单一地围绕着男 孩一家三口,但是母亲经过一间小小的守候 室时,被另一个女人紧紧抓住了,问她是不 是有了尼尔森的消息,男人赶紧拉开女人。 显然尼尔森是他们的尼尔森。另一家子同 样生活在恐惧中,期待着他们的孩子。它使 爱意螺旋式地上升,也使作品更为厚重,而 蛋糕店不断打来的电话更让小说处于悲怆 与希望的边缘。

村上春树觉得,《洗澡》给人另一种"精 确而苍凉的印象,就像它把自己的头毫无缘 由地给砍了,而且哪儿也找不到"。

但是我找到了,也许,我也该写点什么了



书卷多情似故人

"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 自从新千年,我家换了"楼中楼",辟了一间 自己的独立书房——浸月阁。晚饭毕,我大 抵是独上阁楼,幽窗开卷,成了家人揶揄的 "相公""书痴"。是啊,如同陆游诗云:"不是 爱书即欲死,任从人笑作书癫。"盖因,书本 身就是一种情趣,可爱。那满架的书,总是 相看两不厌。不论老书新书,随便翻翻,心 随风远,书里书外,驰骋遐思,何其乐哉。

作为法律人,但因性喜文史,职业的读书 之外,嗜好的读书仍以文史书居多。翻翻早年 中华书局点校本《全唐诗》及中华生活经典系 列、三联书店的"闲趣坊"丛书、人民文学出版 社的"文学小丛书"等,既算补课,又添快意。

还真是老书如老友。过知命之年,阅多 世事,重新邂逅诗词,虽不及沧海一粟,但游 弋千古,常能找回一些动心的感受与启示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正如作家 朱鸿所言:"读文学之乐,在于激潜情、荡沉 感,兴以愉悦,虽然久隔数千年,遥距几万 里,仍可以触怀通灵,发生共鸣。"譬如,"对 酒当歌,人生几何! ……月明星稀,乌鹊南 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 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之气何 壮。"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 尔? 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辩已 忘言。"陶渊明胸臆何旷?"自断此生休问天, 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往南山边。短衣匹 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杜甫对唐玄宗 失望至极,对自己的命运又无可奈何,其膺 何愤。而且,读文学之乐,还能发现人间的 善恶美丑,发现人性的复杂性、人世的可能 性。苏东坡之旷逸,曹雪芹之深奥,鲁迅之 深刻,托尔斯泰之崇高,契诃夫之诙谐,等

等,无不令人喟叹。 因年岁渐长吧,从前喜读小说的我,而 今爱读清澈隽永的散文小品。如张岱的《湖 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归有光的《项脊轩 志》《寒花葬志》等,一篇篇文字如同神明,教 人心也澄明、宁静。夏夜, 耽思于书房, 读张 岱笔下的"不二斋","墙西稍空,蜡梅补之, 但有绿天,暑气不到。后窗墙高于槛,方竹 数竿,潇潇洒洒,郑子昭'满耳秋风'横批一 副。天光下射,望空视之,晶沁如玻璃云母, 坐者恒在清凉世界",想象着那种意境与神 韵,恰似身在清凉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案 头上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还是我当年在 华政读书时的班主任程维荣老师与夏咸淳先 生校注的,因了师恩难忘,读着分外亲切。记 得三年前校庆聚会时见到程老师,他讲还打 算重新校注《西湖梦寻》,待再版了会签赠-本给我。疫情三年过去了,盼老师的新书早 点出版能一睹为快。

再就是喜欢孙犁、汪曾祺等先生的大家 小品。不时翻读一两本,养心,可谓"眼前直 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如,孙犁悼念 妻子的《亡人逸事》,结尾多么感人:

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 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 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 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 件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 家去啊?"

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 幸福的笑容。

孙犁的文字冲淡,就如涓涓清泉流入心 田。今年是孙犁诞辰115周年,读到不少纪 念文章,尤为感怀。斯人已远,但他的文章 却是:"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的,仍是彩 云。莺歌远去了,留在耳边的还是莺歌。"

汪曾祺的作品,就读得更多了。自从读 了他《蒲桥集》《晚饭花集》《忆昔》《人间草 本》,一发而不可收,但凡找到的,皆读了一

遍。爱屋及乌吧,2020年适逢汪曾祺诞辰 100周年,探访了高邮汪曾祺故居,且聆听 汪老妹妹汪丽纹讲述温馨的汪氏故事。去 年,又购了一套《典藏汪曾祺系列丛书》,扉 页上钤有一枚汪曾祺的朱印,自是弥漫着氤 氲之气。而读起来,汪曾祺的文字就更有池 塘生春草的气息了,哪怕是谈萝卜、豆腐、白 菜,也是蕴藉摇曳,津津有味。读罢他虚室 生白的文字,常引人久久咂摸,余味绵绵,就 像契诃夫所言:"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 的气味还留在空气里。"想来,这在于作家本 身感受细腻,趣味博雅,对于心底引起共鸣 的事物,皆全身心地为之投入,所以,一篇篇 文章总归是情意绵绵,绵绵的是味。于是, 过一阵子,读读《葡萄月令》《星斗其文,赤子 其人》等这样的文章,能不入心、入情?

《葡萄月令》的好且不说,同为怀人的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结尾也是意味不凡。 汪曾祺写沈从文少数民族血统里的蛮劲,写 他凡事的"耐烦",写他对家乡的感情,他的 交游、他对文物的痴心,他日常生活的朴素, 最后写到他极为简单的丧事,"我看他一眼, 又看一眼,我哭了。"末了笔锋一转,似乎很 突兀地跳到一种草上:"沈先生家有盘虎耳 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盘里。很多 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 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可谓 神来之笔。不过,说到底,好文字的背后还 是真情,出乎一颗赤子之心。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与书为伴,一如人与人之间的相逢相识,一 路情深如故。







《古籍版本十讲》 杨成凯 中华书局

杨成凯先生是中国社会科 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版本目 录学家、古籍研究专家。本书结 合他多年古籍收藏和研究心得, 分为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 刻本、清刻本、活字本、抄本、批 校本、丛书的鉴赏与收藏,初印 和后印共十讲,为广大古籍整理 研究者和收藏者提供全方位的



《有声的中国》 陈平原 商务印书馆

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 演说在晚清的兴起。整个20世纪 中国,但凡有效的思想启蒙或广泛 的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 利器。本书是一次特殊的探索:通 过钩稽"演说"的变化,兼及阅读 (文字)、倾听(声音)与观看(图像) 三种触摸历史的路径,呈现出有声 有色、有动有静的现代中国,也借 以透视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氛围。



《我在郑州挺好的》 马耀武/马国兴 南京大学出版社

父子纵跨十年的往来家书, 并以同一时期的日记、书信、作 品为旁白,展现了一个男孩成长 为男人的迷惘与喜悦,一个父亲 化身为朋友的关爱与指导,一个 家庭传承并发展的家教与家 风。从十八岁到二十七岁,从中 学到大学,从书店到杂志社,从 挥别初恋到牵手爱人,主人公涉 世之初的种种人生细节。



《故事的无稽法则》

施爱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部围绕传统中国民

间流传的歌谣、故事、风俗等口 头表达,展现中国民间故事发 生、流传、变异的规律性和复杂 性的著作。作者对于民间故事 与传说的推理层层展开,那些千 姿百态、趣味盎然的古老故事与 传说也随着作者的调查研究和 推理分析浮现其生长蔓延的生 机所在。